

跨文化视野下汉语在中亚的教学实践——以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大学孔子学院教学实习为例兼论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启示

The Spread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Language in Central Asia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eaching Internship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Ablai Khan University in Kazakhst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zbekistan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219-224>

作者 (Author): 叶力多斯·结恩斯 (Yelidosi· Jieensi)

单位 (Affiliation): 新疆大学 / 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大学孔子学院实习生

邮箱 (Email): 1716156679@qq.com

摘要 (Abstract in Chinese)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进程，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持续深化。在这一进程中，汉语教育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汉语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发展趋势。本文以在笔者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实习，活动观察为研究案例，采用跨文化视角与质性分析方法，探讨了中亚地区汉语教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教学创新实践及其对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的启示。研究表明，尽管语言背景差异与文化认知的距离仍是主要教学难点，但我认为将智能教学工具与文化沉浸式活动相结合，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并为其开辟了新的学习方向。本研究从一线教学者的视角出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教学实践提供了真实案例，也对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汉语教育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汉语教育；跨文化传播；孔子学院；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语言教学；文化交流；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s an important medium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Central Asia presents a development trend where diver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coexist. Based on the author's teaching internship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 Ablai Khan University in Kazakhstan, this study adopt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main challenges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Uzbekista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linguistic background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cognition gaps remain the main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However, integrating intelligent teaching tools with cultural immersion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open up new directions for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front-line educator,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al case for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loc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Uzbekistan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Key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fucius Institute; Central Asia; Uzbekistan; Kazakhstan; language teaching; cultural exchange; Belt and Road*

一、引言

“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中均取得了显著进展”[1]。“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人文交流日益频繁，汉语作为重要的沟通工具，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迅速提升”[2]。“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的核心国家，两国在语言教育、文化交流及青年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为区域内的汉语教学提供了宝贵经验”。[3]此外，“孔子学院在两国的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汉语教育的制度化进程，也为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互鉴奠定了坚实基础”。[4]

本文以笔者在哈萨克斯坦阿布莱汗大学孔子学院的实习经历为基础，探讨汉语教学实践的现状、问题与未来趋势，并论及其对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的启示。本研究有助于从跨文化视角理解中亚地区汉语教学的地化路径，并为乌兹别克斯坦未来的区域教育合作提供经验支持。

二、教学实践中的观察与感悟

（一）教学对象与课堂特征

笔者在阿布莱汗大学孔子学院承担了对汉语专业大四年级的汉语课、汉语口语课教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对多数学生而言，汉语是他们继哈萨克语、俄语、英语之后学习的第四语言，在这方面与笔者很相似，笔者的俄语也同是第四语言，这种多语背景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策略，例如，名为 Akbala 的学生曾向我展示她用四个栏的笔记本，分别记录哈、俄、英、汉四种语言的同义词对比，这种独特的“多语迁移”学习方法让笔者在起初学俄语时也是同个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我认为也同样放在乌兹别克斯坦学生身上。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多样：部分学生，如计划前往国内大学深造的克沁，目标明确地希望提升 HSK 成绩；而另一部分如希望在当地中资企业求职

的阿依江，则更关注口语能力及商业汉语方向。这种动机的差异性要求笔者必须在同一课堂内进行动态目标管理。在课堂语言使用上，差异更为显著。在为哈萨克族学生为主的班级，我可以流利地使用哈萨克语进行语法对比和情境导入，课堂氛围亲切而高效。然而，在主要由哈萨克族除外的学生构成的班级，我不得不依赖英语或借助口语较好的学生担任“课堂翻译”，而这位同学毕业之后想当一名翻译官，这样也能够加速他的翻译意识和口语能力，例如在讲解“把”字句时，需要提前准备好俄语的关键语法术语。这种频繁的语码转换虽然增加了备课的复杂度，但也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元语言意识，使他们能更敏锐地捕捉到汉语的结构特点。“这种学习现象体现了中亚学生在多语言环境中的迁移与策略性学习特征”[5]。

（二）教学方法与创新实践

实习期间，笔者尝试将传统教学（讲授法；讨论法；问答法）与科技手段相结合。例如，利用多媒体展示中国文化，使用视频、歌曲等增强课堂互动。同时，在节日文化教学中引入体验式教学，如在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教学带着学生们一起吃月饼，在孔子学院日这一天我们不仅将孔子的教育思想教授给学生，在介绍孔子“六艺”中的“射”礼时，我并未止步于图片展示，而是利用简单的文具仿制了“投壶”道具，在楼道组织了一场小型的投壶比赛。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不仅记住了“投壶”这个生词，更通过亲身体验，对“礼”的竞争性与仪式性有了直观的理解。这种身体化的学习让抽象难懂的文化概念变得可感可触，记忆效果远超单纯的文字讲解。现在还会有学生询问我：“老师什么时候在来一场投壶比赛”。“这种体验式教学符合体验学习理论，通过身体与情感的参与促进知识的内化与文化认同形成”[6]。

（三）文化活动与社会实践

课堂之外的文化传播同样是重要的教学阵地。在阿拉木图城市日的中国展区，我的角色从教师转变为文化使者。例如，我负责向好奇的市民介绍“文房四宝”。一位老先生对毛笔的制造工艺十分着迷，我不仅讲解了“狼毫”、“羊毫”的区别，还邀请他亲手触摸感受。他还对毛笔写下的字能够保存很久而惊叹。同时，我为他们翻译具有美好寓意的中文名字，如为一位叫 Aigerim 的姑娘取名“月光”，并由书法教师现场挥毫写下赠予她。当她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如此艺术的形式呈现时，脸上露出的惊喜表情，让我深刻感受到文化互动所

带来的直接感动。还有其他的展区，例如：画脸谱、品尝中国美食、知识问答得中国文创这类互动活动，一举成为城市日最爆火的展区。“不仅有效拉近了民众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也是变相教学，实现了跨文化传播效应的最大化”。[7]

（四）教学实践的个人感悟

笔者作为来自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族学生，在跨文化教学中具有天然优势。与当地学生共享语言与文化背景，使得沟通更加顺畅，也让笔者更容易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和问题。与此同时，俄语和英语的学习经历也帮助笔者跨越语言障碍，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这段实习经历不仅增强了笔者的教学能力，也拓宽其国际视野。通过亲身参与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翻译工作和汉语推广，笔者深刻体会到“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是经济合作的纽带，更是文化理解与民心相通的通道。

笔者认为，未来的汉语教师应当具备跨语言思维与文化敏感度，能够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教学创新。中亚地区的汉语教学将不仅服务于教育目标，也将成为推动区域合作与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平台。

三、跨文化交流中的挑战与机遇

（一）语言与文化差异

实践中，语言差异是教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中亚地区多语言并存，学生的母语背景复杂，这给汉语习得带来了实际障碍”[5]。笔者观察到，这种多语背景不仅体现在课堂用语的选择上，更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汉语习得过程。例如，俄语班的学生由于母语中缺乏声调概念，在掌握汉语四声时困难显著大于哈萨克语班的学生。在文化层面，差异同样明显。哈萨克斯坦学生在课堂上更为外向，习惯于随时提问和辩论；“这与传统汉语课堂中强调的秩序与规则有时会产生冲突”。作为教师，需要在鼓励其思维开放性的同时，巧妙地引导其适应不同的课堂文化，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二）科技赋能下的教学创新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为区域汉语教育带来了新的可能性”[8]。“在中亚这样地域广阔、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地区，混合式教学模式展现出独特优势”[1]。笔者曾利用在线平台建立班级学习群，在课后发布与中国当下热门话题相关的短视频作为听力材料，并设置在线讨论区。这不仅延伸了课堂教学，也让学生接触到“活”的汉语，有效弥补了线下教学在时空上的局限性。

（三）青年一代的文化责任

“作为身处一线的青年教师，笔者深切体会到，我们不仅是语言的传授者，更是文化的诠释者与桥梁”[9]。在实习过程中，可以明显感知中亚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求知欲，同时他们也期望得到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与尊重。“这种双向的认同构建对于推动中亚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共生具有积极意义”[2]。这些教学与文化经验可为乌兹别克斯坦教育提供可借鉴的路径与模式。

五、结论

“汉语在中亚的传播是一个需要多方力量长期投入的系统工程”[1][2]。通过本次教学实习的分析可以看出，“跨文化理解、丰富的文化体验是提升汉语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6][7]。乌兹别克斯坦可以通过在孔子学院多开设中国传统节日活动如：中秋节可以吃月饼了解中秋节的寓意；端午节可以包粽子了解赛龙舟和屈原；春节可以剪窗花，写对联等来加深对春节的印象。通过这些丰富的文化体验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并且能够更好的跨文化理解

展望未来，“随着中乌关系进入新阶段，汉语教育应超越单纯的语言培训，成为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平台”[9]。未来可通过夏令营、交换生项目等机制可以极大地促进两国青年的深度交流。

此外，哈萨克斯坦的实践经验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学具有重要启示：“面对多语言环境与文化差异，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借鉴哈萨克斯坦在文化体验教学与科技融合方面的成功做法，从而推进本土化与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5][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教育者，笔者愿继续以个人实践参与并推动中亚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育发展，为区域文化互信贡献力量。当然，本文的讨论还是以实习观察为主，“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通过量化调查或对比研究，深入讨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学适应机制”[3][6]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吴应辉, & 何颀仪. (2023).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地区文化合作研究. 国际汉语教育论坛, 12(3), 45–52. [Wu, Y. & He, P. (2023). Research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Forum, 12(3), 45–52.]
2. 海淑英. (2021). 中亚地区汉语推广的现状与策略.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 19(4), 21–30. [Hai, S. (2021). Statu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Language Promotion in Central Asia. Chinese Education Abroad, 19(4), 21–30.]

3. Nazgul, A., & Aigerim, S. (2022). Language Educ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Educational Review*, 8(1), 66–78.
4. 闻亭. (2019). 孔子学院在中亚地区的建设与影响. *海外汉语教育研究*, 7(2), 15–23. [Wen, T. (2019).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Central Asia: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Studies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broad*, 7(2), 15–23.]
5. 王晓晨. (2020). 多语言环境下中亚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研究. *应用语言学*, 12(5), 89–98. [Wang, X. (2020). Chines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Central Asian Students in a Multilingual Context. *Applied Linguistics*, 12(5), 89–98.]
6. Kolb, D. A. (2015).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Pearson Education.
7. 张丽华. (2018).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汉语教学实践.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 10(2), 33–41. [Zhang, L. (2018).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from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tudies*, 10(2), 33–41.]
8. Li, J., & Chen, Y. (2021). Technology-Enhanc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4(3), 102–115.
9. 刘鹏. (2022). 新时代汉语教师的文化使命与教育责任. *汉语教育研究*, 20(1), 55–63. [Liu, P. (2022). Cultural Mission and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20(1), 55–63.]